

桥缘

QiaoYuan

王田 著

长松出版社

桥 缘

王 · 田 著

长征出版社

2001 年 11 月

责任编辑:李 鑫

封面设计:王秋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桥缘 / 王田著. —北京:长征出版社, 2001

ISBN 7-80015-721-0

I. 桥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63654 号

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; 邮编: 100832)

电话: 68586781

天利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12 印张

298 千字 印数: 1—3000 册

定价: 21.60 元

ISBN 7-80015-721-0 / I·154

(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 我社负责调换)

谨以此书献给已经退伍 和即将退伍的战友们！

“……青春无悔，军旅生活仅仅是你绚丽人生的开始，而今后的人生之路会更长、更富有挑战色彩！只要你牢牢记住，你曾经过绿色军营的洗礼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。祝你事业成功！”

上面的话，是 1995 年末，一位在连队蹲点的副师长写给即将退伍老兵的赠言。几年的实践证明，他们真的成功了！

其实，写赠言的人，就是当年下基层代职的我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1

在祖国辽阔的北方,有一个地图上没有标识名字的地方——翠谷村。

一条弯弯的、清亮亮的翠谷河,把巴掌大的翠谷村拦腰分成了两半儿。几棵老柞木往河床上一搭,这就是西村和东村来往的桥。

到了夏季,遇上个连雨天,河水暴涨,这桥就顺着水漂走了,西村与东村有什么要紧的事儿,人们都只能望河兴叹。等过了汛期,便会有人从山上砍几棵老柞树来,往河床上一搭,就又有了一座新桥。

离桥不远的地方,有一座小学校,那就是翠谷小学。这里原来是一座年久失修的龙王庙,破除迷信那年才把它改成学校的。别看那5间瓦房有些破旧,可它却是村里的文化中心、政治中心和活动中心。无论是地方剧团的演出,还是村里开个什么大会、放个什么电影,都少不了在这里搭个台子挂个银幕。

翠谷村依山傍水,景致很美。

这里的山虽说不高,却险峻陡峭。春季的山,繁花似锦,蜂飞蝶舞;夏季的山,绿树葱茏,百鸟和鸣;秋季的山,色彩斑斓,如诗如画;冬季的山,白雪皑皑,玉骨冰姿。

这里的河水虽说不大,却九曲回环,有深有浅,清澈碧透。翠



谷河上游，还零星散落着一些自然村落，按行政区划分，他们是不属于翠谷村管辖的。翠谷村的七八十户人家，世世代代就耕耘在这如诗如画并不富裕的地方。

俗话说：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山里山外的人都说翠谷村的女人长得漂亮，再加上这里的女人多多少少都读过几年书，因此，来这里求婚的人很多，这里的女人也以嫁到山外为荣。男人呢？若是能讨个翠谷村的女人，自然也是一种炫耀的资本。

翠谷村的故事多。

伴随着小村的男婚女嫁，常有几件风流韵事让人讲个没完，而这风流韵事又多与桥有关。

1998年的初夏，翠谷桥畔突然来了一位头顶太阳帽，眼戴变色镜，身穿白衬衣、牛仔裤的姑娘。只见她神气地站在测量仪前，指挥着对面拿标杆的小伙子。看她的衣着打扮，与现代的年轻人相比，似乎有些落后，这或许与她的职业有关吧。

此时的翠谷村，吃完午饭的人们大多都在歇晌儿。一群上学的孩子发现桥畔的陌生人，呼啦啦地围了上来，你推我搡，喊着叫着，问这问那。有的调皮的孩子趁那姑娘不注意，用手摸了摸测量仪的三角架，也有胆大的孩子挤到镜头前朝里头望上一望。

几个东村的老乡路过这里，和那位姑娘搭上了话。

“闺女儿，你们这是干啥呀？”

“大伯，我们准备在这里修座桥，乡政府没通知你们吗？”

“通知了，通知了。你们真的要在这穷山沟沟里修水泥桥？”

“对呀，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来了。”

“那可好，这桥我们可是盼望很久了，得什么时候能建好啊？”

“也快，用不了半年就能建成。”

“还是现在的人有能耐啊。”

“闺女儿，天儿挺热的，走，到我家喝碗水吧。”



“谢谢您了，大伯，我们带着水呢。”姑娘甜甜地说。

姑娘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作业场合，一边回答人们的问话一边忙她的事，偶尔还朝孩子们点头笑笑，那浅浅的酒窝，让人觉得那笑也是甜甜的。

这时，从远处走来一个剃着寸头，身着白衬衣、旧军裤，脚蹬旧胶鞋，挽着裤腿，腿上还沾着泥巴的小伙子。小伙子肩上扛着一把铁锹，好像刚刚从田里放水回来，他顾不得擦上一把汗，或者说那汗对他来说擦不擦都无所谓。只听他冲着学生们喊：

“都在这里看什么？赶快回学校上课去！”这严肃的，命令似的声音虽说不太大，却透着一种力，有着铜钟一样的共鸣。

俗话说，“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”，可他的眉头一皱，却常常是发起火来。

“哎，快走，刘老师发火儿啦。”

学生们说着，一哄地散去了。

姑娘大胆地看了看小伙子，只见他与自己年龄相仿，有1米78的个头儿，身材匀称，长得虽不算太英俊，可那黑红的、有棱有角的脸庞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毛茸茸的胡子像个淡淡的括弧，横悬在挺直的鼻子底下，很有一种血气方刚的男子汉的气魄。

小伙子也瞥了姑娘一眼，因为姑娘戴着太阳眼镜，没看清楚她的模样。

不过，他们却都觉得对方有些眼熟。

小伙子名叫刘旭，是翠谷村小学的老师，他对学生的管教很严，还爱发火。给学生们总的印象是，严肃有余。可不知为什么，学生们却偏偏喜欢他，一提起来就是我们的刘老师如何如何……

就在刘老师管教学生的时候，一个东村的本想从桥畔经过的姑娘，也许是因为自己打扮得太入时，也许是怕见到什么人，悄悄



地从小河的上游绕了过去。

打扮入时的那位姑娘的举动，倒引起了搞测量姑娘的注意，望着那远去的背影，她心想，这人也怪，为什么不走大路呢？可直觉告诉她，在看热闹的人群中，一定有那位姑娘不想见到的人。

2

那位不走大路的姑娘，名字叫杨志红，她的的确确是怕见到一个人。

杨志红身穿浅灰色的西装套裙，手里提着一个带着轮子的，不是很大的密码箱，肩上挎着一个宝石蓝色的、小小的坤包，匆匆忙忙地朝小河上游走去。

尽管她打扮得很入时，却遮掩不住从她端庄秀丽的脸庞透出的憔悴和忧郁神情。

她那高跟鞋的鞋跟儿像锥子一样，踩在往日她与他不知走过多少遍的、潮湿、松软的小路上，越是想快走，越显得费力，一瘸一拐的，很不舒服。她真想把鞋子脱掉，光着脚走路，可又怕有人看见。她从坤包里掏出手帕儿，一面擦汗，一面环顾着四周，她真恨不能生出翅膀，快点逃离这里。

不过，当她看到小路旁边的一草一木还是感到很亲切，很熟悉。那河边大片大片茂盛的艾蒿，曾留下她多少美好的记忆。在那端午节的早晨，她和小伙伴们们趁懒洋洋的太阳还没爬上山，就把艾蒿采了回去，然后，把它挂在屋门旁，把它泡在水里，妈妈说屋门挂艾蒿可以避瘟疫，身上用艾蒿水洗一洗，一年都不会长癞疮、



生疖子……

那棵弯弯的，已经枯黄了树尖儿的大柳树，也有她至今不能忘怀的故事：他那宽厚的胸膛，他那温暖的怀抱……

往事不堪回首。

如今，尽管她懊悔得要命，可脚上泡是自己走的，能怪谁呢？

这次，她匆匆地回来，又匆匆地离去，就是为了看望年迈的父亲。按理说，自己现在有了一些钱，应该对老父亲多尽尽孝心，把老父亲带到南方转转，享享清福，看看南方的生活和工作的快节奏。可是，那里哪有自己的栖身之地呢？

她回到家里不敢出门，她第一怕见到他，怕他不理她。第二怕见到乡亲们，怕他们说三道四。她怕乡亲们说自己有了钱，忘了家乡，更怕说自己没有钱，被人甩了。这种心理上的阴影始终困扰着她。

她上了大路，还是忍不住地回头朝桥畔望了望，那里的人群已经散去，只有搞测量的姑娘还在忙活着。她庆幸的是自己没有被他发现，可她又觉得应该和他见见面，有些事还可以同他再解释解释。

杨志红想见又不想见的这个人，就是刚刚在桥畔以命令的口气让学生们上学的刘老师。

其实，干完活的刘老师是准备到河的上游洗一洗的，然后再去学校，没想到在桥畔看到一些学生正围着一位搞测量的女同志看热闹，他怕学生们影响人家工作，就管了起来。

学生们跑了，他也直接到了学校。还不到上课时间，很多学生在操场上你追我跑，嬉戏打闹，有几个学生躲在树阴底下，正用小小的竹笛吹奏着刚刚学过的歌曲。这些竹笛是他在城里跑了几个商场才买到的。他走进教室，用毛巾擦了擦脸，然后把教案拿了出来，其实，他讲课很少照本宣科，那教案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。



他坐在前排学生的板凳上，想着刚才桥畔见到的那位戴太阳镜的女同志，她怎么这么面熟呢？自己在哪里见过她呢？

随着挂在房檐下的半块犁铧“当当”地敲响，学生们蜂拥地跑进各自的教室。

“起立！”值班的学生干部很正规地喊道。

“请坐！现在上课。”刘老师严肃地说了一句，学生们便齐刷刷地坐下了，鸦雀无声地等待着老师的下一个“命令”。

正当这时，一个迟到的学生气喘吁吁地在门外喊了声：“报告！”

“进来！快回到座位上去！”

“是！”迟到的学生很不好意思地跑到自己的位子迅速坐好。

刘老师教三、四年级，今天下午是四年级的算术课。

“这节课，我带大家认识‘分数’，下面请看图。”刘老师说着，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张画有一个苹果图形的挂图，用胶条贴在了黑板上，问：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苹果！”学生们大声地回答着，刘老师笑了。

“这是个苹果图形，我们就从这个苹果来认识什么叫‘分数’。你们看，右边是一个苹果的图形，左边的是用刀从中间把整苹果平均分成两半儿的图形，记住，是平均‘分’成两半儿……”

刘老师讲完这张图后，又挂起另一张画有几个长方形的图……让学生自己去划分、去理解，课堂上的气氛很活跃。

刘老师多用鼓励的、肯定的语气和学生们交流着看法。

这节课同学们都觉得很短，还没上够，下课的钟声就响了。

“刘老师，看来你很善于引导学生，开阔学生们的思路，你看你



们班的学生发言多积极呀。”一位年长的李老师说。

“李老师，我是您的学生，您还是叫我刘旭吧。”

“在学校，当学生的面，还是要叫老师。”

“那您也别老表扬我呀？我这点儿墨水儿您还不清楚？”

“我清楚，我当然清楚，你就别谦虚了。你看我像是那种爱奉承人的人吗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

“我这也是实事求是。对了，给你通个气，这回县里评优秀教师，我已经把你推荐上了。”

“这可不行，李老师，我差得太远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我可不同意！”

“这是村支部和学校决定的。”

“我也没啥成绩，不够格！”

“不够格？说句心里话，就凭学生们得的那几个荣誉，就凭学生家长对你的信任，你就够格。”

“那我放学找刘支书去，他不能听您的一面之词。”

“你就别推让了，好不好？”

“李老师，您教了大半辈子学生，我看您是最有资格当优秀教师的。”

“我以前当过乡中心校的优秀教师。现在对你来讲，这个荣誉很重要。我快退休了，就不和你们年轻人争了。”

“李老师，您是不是想把我拴到学校啊？我有想法。”

“别想那么多了，老师是为你好，听我的话。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行了，敲钟了。该上课了。”

李老师从内心里要推荐自己的学生刘旭当优秀教师，并不是因为自己住院期间他帮着代课，而是觉得这个年轻人的确是块难



得的好材料。

他希望他能成为自己未来的“好帮手”。

3

几天以后，翠谷村开来了一队人马——省桥梁工程公司第三工程队。翠谷河畔沸腾了，那汽车的喇叭声，大人們的吆喝声，孩子们的欢笑声响成一片。这回翠谷村可真的要建桥了。

提前等候在工地旁的乡长、书记与工程队的负责人寒暄过后，就要拉着他们到乡政府喝接风酒，可队长实实在在是走不开，最后，只好由副队长代表了。

他们走后，村支书、村主任和桥梁工程队继续忙碌着。村里的人们有的帮着他们搬行李，有的帮着他们搭帐篷，一些伸不上手的就在一旁看热闹。

“来这么几号人也能修大桥？”有人担心地问。

“人家这叫机械化的工程队，一个人就能顶上好几百人，学问大了。”一个眼睛不大、鼻头儿凸起、嘴唇厚厚的，绰号叫“大学问”的人一边卷着纸烟一边说。

“就你学问大，哪凉快到哪呆着去吧。”说这话的人绰号叫“刘本科”。

“嘿，我‘大学问’可是到人家工地上看过了，把那水泥桩子往地上一戳，再用吊车把水泥板子往上一吊，电焊一焊，用不了几天，就能跑车了。”

“别扯淡了，哪有那么快的，你做梦去吧？”有人不相信地说。

“不信？你们去问问当兵的，他是见过大世面的。刘旭！刘旭！嘿，刚才还在这里呢，怎么一转眼就没了？”“大学问”往四周—



瞧，没找到刘旭，却发现老赵家当经济警察的赵玉山，把孩子举过头顶，正朝他走来，忙说：

“对了，问问咱们的大沿帽。玉山，你和刘旭都当过兵，走南闯北见识广，你给大伙说说机械化。有了这机械化，嘁嚓卡嚓，几天，那桥准建起来。”

“机械化作业快是快，不过可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。”赵玉山并不完全同意“大学问”的看法。

“哼，不简单也是快嘛。”“大学问”说完，便得意地笑了。

“大学问”要找的刘旭并没有走远。此时，他正站在河边上人少的地方，挨他妈妈的数落呢。

“旭子，你们到底啥时候结婚，说个话呀？怎么一问这个事就成了闷葫芦啦？真是蛤蟆没毛——随你爹的根儿。你是不是想把妈气死呀，你和志红年岁都不小了，处了这么多年还不结婚是咋回事呀？这不叫人家笑话吗？”

“妈，着什么急呀？我的事用不着您老操心，我要先立业后成家。”

“当了几年兵，看把你能的，啥时候你能立业？你看人家赵玉山，和你一起当的兵，现在孩子都满地跑了。你再看人家赵老五家的大学生，前年把媳妇往家一领，东西村谁不夸那媳妇好，谁不夸那大学生有出息？说不定人家赵老五现在孙子都抱上了，可我呢？”

“妈，您是说赵玉奇吧，您还不知道吧，那报纸上说他那媳妇是借的……不不，我是说他第一个媳妇是借的，第二个，第二个才成了他的媳妇……”

“等等，什么第一个第二个的，你都给妈说糊涂了。他就领回来一个，我们都去看过的，那哪能不是他的媳妇？”

“那？”



“那什么？看人家的儿子一个个都结了婚，你妈我能不着急吗？”

“妈，着什么急呀？您就放心吧，就您的儿子还能打光棍？”

“我放心？就你这话我听着就不放心。我可告诉你，今年你就得和志红把婚事办了，我还等着抱孙子呢。”

“啥？还要抱孙子？我大哥的小晶、小蕊不是您的孙女吗？我二哥的小牛不是您的孙子吗？”

“一个孙子太少，太孤单，我要抱两个。”

“妈，您不嫌累呀。”

“这你就别管了，累我也愿意。我告诉你，今年你要不结婚，我，我就……”

“妈，快别说了，看您气的，我听您的还不行吗？”

“这还像我的孝顺儿子。一会儿我就叫你嫂子找志红他爹去，也好有个准备。”

“妈，这事您就别管了，我会好好处理的。”

“那好，就信你这回，你可别再往后推了。”

“好，不往后推了。”

刘妈妈数落完，就回家做饭去了。

刘旭心想，那志红哪还会成为刘家的媳妇啊，您老人家这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吗？我就是再孝顺也和她结不成婚啊。

他本想再到河畔看看热闹，可一见村主任正在那里比比画画的，就改变了主意，转身朝学校走去。

来翠谷河畔看热闹的人还真挺多，河堤的土坡就像一个大看台，站满了男女老少。半大孩子们在河堤上跑来跑去，有些淘气孩子还爬上了树，骑在树丫上喊着叫着。

突然，人群中不知是谁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说了一句：

“嘿，你们快看，工程队还有个女的呢！”



“在哪？”

“那不是吗，戴太阳镜的。”

“嗨，看样子怪‘酷’的。”

“瞧她的那身儿打扮，‘酷’什么呀？不说这些，你们猜猜她是干什么的吧？”

“那可说不好。对了，还是让‘大学问’猜猜吧。”说话的人与“大学问”年龄差不多，绰号叫“黑子”。这“黑子”长得五官还算端正，就是皮肤有些黑，再加上两个招风耳朵，倒是很有特点。

“我看嘛，民以食为天，到哪能少得了做饭的，不用问，火头军呗！”“大学问”很自信地发表了他的高见。

“我看不像？好像是前几天来搞测量的那个女的。”“黑子”说。

“前两天来过，我怎么不知道？”“大学问”不相信地看了“黑子”一眼。

“你以为你是谁，是村干部？啥事都要通知你？”“刘本科”不阴不阳地给了“大学问”一句。

“赵玉山，你说她是搞测量的吗？”“大学问”没有理睬“刘本科”，问旁边的赵玉山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‘大学问’，你要不信咱俩打个赌！”“黑子”说。

“赌什么？”

“两盒烟怎么样？”

“两盒就两盒，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“你输了可别赖账！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谁要赖账扒了谁的皮……”

“刘本科”的话还没说完，主任和村支书就走了过来。

“你们几个别闲着没事穷磨牙啦，赶快帮着桥梁队干点活去！”

“刘支书，我们想干哪插得上手啊。”“刘本科”说。



“我看你们就是眼里没活儿，你们要不干就别挡在这儿，碍手碍脚的！”村主任不耐烦地吆喝道。

“唉呀，李‘大村长’，看看热闹不行吗？还值得你这样……”“刘本科”顶了一句。在这里，人们习惯把村主任叫村长。

“怎么的？”李主任瞟了他一眼说。

“不怎么的？我就是不想干！”“刘本科”又来了一句。

“哼……”李主任不想搭理他，哼了一声，到别处去了。

“呸！教训老子？叫别人干活？使唤人使唤惯了，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，市场经济，不给钱，叫我学雷锋，白干活，门儿也没有！”这“刘本科”平时就不买村主任的账，一听书记、主任都批评他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
“就是，不给钱谁干啊，现在都承包了，自顾自了，傻子才学雷锋呢，你们干部觉悟高，还是你们学吧。”“大学问”附和“刘本科”说。

“他们学雷锋？一会儿桥梁队不请他喝两盅？他们会那么积极？”“刘本科”撇了撇嘴说。

“人家不请也有地方喝。”“黑子”诡秘地一笑。

“那是啊，喝完酒再和上几圈麻将，不尽兴就和那个‘阿庆’家的……啊，神仙过的日子。”“刘本科”说完咂吧咂吧嘴。

“可别瞎说，那‘阿庆’上一次回来，要找他拼命呢？就是没抓到把柄。”

“他一个月也不回来一趟，回来点个卯又走了，抓个鬼？”

“操！我要早知道他姓李的是个‘腐败’，前年改选我‘黑子’就不该投他一票。”

“就是，你还不不如投我一票呢，我‘大学问’要当领导也比他强。”

“就你？黄鼠狼下耗子，一窝不如一窝。”“黑子”说。

“你咋不说他的威信一年不如一年呢？”



“嘿，‘大学问’你这话说得还贴点儿谱儿，就是一年不如一年！”

.....

村主任名叫李四清，三十四五岁，是农村“四清”运动时出生的，因此，当生产队队长的父亲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四清。李四清高中毕业那年没考上大学，就托人在乡办企业谋了个差事，干了几年没干出啥名堂。后来，他回村里组织大家搞联产承包，红红火火干了一阵子，挺有威信的，于是，被村里人选为副主任，换届时又选上了主任。如今，虽说当村干部也有几年了，可在群众中威信却越来越下降了。

近两年，他又和村里的开小四轮子跑运输的‘阿庆’的那个年轻妻子刘英子打得火热，刘英子办了个‘英子饭店’，他有事没事总往那里跑，今天撮一顿，明天撮一顿。

村支书听他们一个劲儿地议论李四清，生气地说：

“你们都闭嘴行不行！怎么说起没完没了的？真是两顿饱饭把你们撑的！”

“咱不说了，咱不说了。嘿，我给你们讲个笑话儿听不听？逗死你们。”“大学问”转移话题说。

“扯淡，就你讲的笑话还能逗人？”“黑子”问。

“那我就讲了，小心你们的腰，别笑岔了气儿。”“大学问”故意干咳两声，清了清嗓子，一副要开讲的样子。

“得了，你就别屎壳郎戴眼镜，硬装老教授啦，快讲吧。”

这“大学问”一看大家急得也差不多了，才有声有色地讲了起来。

一个老汉赶了一头叫驴往家走，路过一片麦地，那头驴一下子挣脱了老汉手里的缰绳，吃起麦苗来。正好被